



杨柳青青

张恨水◎著

[illegible]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杨柳青青

张恨水◎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柳青青 / 张恨水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6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张恨水卷)

ISBN 978 - 7 - 5034 - 9955 - 5

I. ①杨…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8315 号

整 理: 萧 霖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0 字数: 30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赣生

民国通俗小说家中最享盛名者就是张恨水。在抗日战争前后的二十多年间，他的名字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即使不识字、没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也大都知道有位张恨水，就像从来不看戏的人也知道有位梅兰芳一样。

张恨水（1895—1967），本名心远，安徽潜山人。他的祖、父两辈均为清代武官。其父光绪年间供职江西，张恨水便是诞生于江西广信。他七岁入塾读书，十一岁时随父由南昌赴新城，在船上发现了一本《残唐演义》，感到很有趣，由此开始读小说，同时又对《千家诗》十分喜爱，读得“莫名其妙的有味”。十三岁时在江西新淦，恰逢塾师赴省城考拔贡，临行给学生们出了十个论文题，张氏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我用小铜炉焚好一炉香，就做起斗方小名士来。这个毒是《聊斋》和《红楼梦》给我的。《野叟曝言》也给了我一些影响。那时，我桌上就有一本残本《聊斋》，是套色木版精印的，批注很多。我在这批注上懂了许多典故，又懂了许多形容笔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我那书桌上，除了这部残本《聊斋》外，还有《唐诗别裁》《袁王纲鉴》《东莱博议》。上两部是我自选的，下两部是父亲要我看的。这几部书，看起来很简单，现在我仔细一想，简直就代表了我所取的文学路径。”

宣统年间，张恨水转入学堂，接受新式教育，并从上海出版的报纸上获得了一些新知识，开阔了眼界。随后又转入甲种农业学校，除了学习英文、数、理、化之外，他在假期又读了许多林琴南译的小说，懂得

了不少描写手法，特别是西方小说的那种心理描写。民国元年，张氏的父亲患急症去世，家庭经济状况随之陷入困境，转年他在亲友资助下考入陈其美主持的蒙藏垦殖学校，到苏州就读。民国二年，讨袁失败，垦殖学校解散，张恨水又返回原籍。当时一般乡间人功利心重，对这样一个无所成就的青年很看不起，甚至当面嘲讽，这对他的自尊心是很大的刺激。因之，张氏在二十岁时又离家外出投奔亲友，先到南昌，不久又到汉口投奔一位搞文明戏的族兄，并开始为一个本家办的小报义务写些小稿，就在此时他取了“恨水”为笔名。过了几个月，经他的族兄介绍加入文明进化团。初始不会演戏，帮着写写说明书之类，后随剧团到各处巡回演出，日久自通，居然也能演小生，还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主角。剧团的工作不足以维持生活，脱离剧团后又经几度坎坷，经朋友介绍去芜湖担任《皖江报》总编辑。那年他二十四岁，正是雄心勃勃的年纪，一面自撰长篇《南国相思谱》在《皖江报》连载，一面又为上海的《民国日报》撰中篇章回小说《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后为姚民哀收入《小说之霸王》。

1919年，五四运动吸引了张恨水。他按捺不住“野马尘埃的心”，终于辞去《皖江报》的职务，变卖了行李，又借了十元钱，动身赴京。初到北京，帮一位驻京记者处理新闻稿，赚些钱维持生活，后又到《益世报》当助理编辑。待到1923年，局面渐渐打开，除担任“世界通讯社”总编辑外，还为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写北京通讯。1924年，张氏应成舍我之邀加入《世界晚报》，并撰写长篇连载小说《春明外史》。这部小说博得了读者的欢迎，张氏也由此成名。1926年，张氏又发表了他的另一部更重要的作品《金粉世家》，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但真正把张氏声望推至高峰的是《啼笑因缘》。1929年，上海的新闻记者团到北京访问，经钱芥尘介绍，张恨水得与严独鹤相识，严即约张撰写长篇小说。后来张氏回忆这件事的过程时说：“友人钱芥尘先生，介绍我认识《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他并在独鹤先生面前极力推许我的小说。那时，《上海画报》（三日刊）曾转载了我的《天上人间》，独鹤先生若对我有认识，也就是这篇小说而已。他倒是没有什么考虑，就约我写一篇，而且愿意带一部分稿子走。……在那几年间，

上海洋场章回小说走着两条路子，一条是肉感的，一条是武侠而神怪的。《啼笑因缘》完全和这两种不同。又除了新文艺外，那些长篇运用的对话并不是纯粹白话。而《啼笑因缘》是以国语姿态出现的，这也不同。在这小说发表起初的几天，有人看了很觉眼生，也有人觉得描写过于琐碎，但并没有人主张不向下看。载过两回之后，所有读《新闻报》的人都感到了兴趣。独鹤先生特意写信告诉我，请我加油。不过报社方面根据一贯的作风，怕我这里面没有豪侠人物，会对读者减少吸引力，再三请我写两位侠客。我对于技击这类事本来也有祖传的家话（我祖父和父亲，都有极高的技击能力），但我自己不懂，而且也觉得是当时的一种滥调，我只是勉强地将关寿峰、关秀姑两人写了一些近乎传说的武侠行动……对于该书的批评，有的认为还是章回旧套，还是加以否定。有的认为章回小说到这里有些变了，还可以注意。大致地说，主张文艺革新的人，对此还认为不值一笑。温和一点的人，对该书只是就文论文，褒贬都有。至于爱好章回小说的人，自是予以同情的多。但不管怎么样，这书惹起了文坛上很大的注意，那却是事实。并有人说，如果《啼笑因缘》可以存在，那是被扬弃了的章回小说又要返魂。我真没有料到这书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应……不过这些批评无论好坏，全给该书做了义务广告。《啼笑因缘》的销数，直到现在，还超过我其他作品的销数。除了国内、南洋各处私人盗印翻版的不算，我所能估计的，该书前后已超过二十版。第一版是一万部，第二版是一万五千部。以后各版有四五千部的，也有两三千部的。因为书销得这样多，所以人家说起张恨水，就联想到《啼笑因缘》。”

不论张氏本人怎样看，《啼笑因缘》是他最有影响的作品，这一点毫无疑问，可以随便举出几件事来证明。《啼笑因缘》发表后，被上海明星公司拍成六集影片，由当时最著名的电影明星胡蝶主演，同时还被改编为戏剧和曲艺，在各地广泛流传；再有《啼笑因缘》被许多人续写，迫使张氏不得不改变初衷，于1933年又续写了十回，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说：“在我结束该书的时候，主角虽都没有大团圆，也没有完全告诉戏已终场，但在文字上是看得出来的。我写着每个人都让读者有点儿有余不尽之意，这正是一个处理适当的办法，我绝没有续写

下去的意思。可是上海方面，出版商人讲生意经，已经有好几种《啼笑因缘》的尾巴出现，尤其是一种《反啼笑因缘》，自始至终，将我那故事整个地翻案。执笔的又全是南方人，根本没去过黄河。写出的北平社会真是也让人又啼又笑。许多朋友看不下去，而原来出版的书社，见大批后半截买卖被别人抢了去，也分外眼红。无论如何，非让我写一篇续集不可。”这种由别人代庖的续作，出书者至少有四种：惜红馆主《续啼笑因缘》、青萍室主《啼笑因缘三集》、康尊容《新啼笑因缘》和徐哲身《反啼笑因缘》。虽然远不如《红楼梦》续作之多，但在民国通俗小说中已经是首屈一指了。张氏在《我的小说过程》一文中还说：“我这次南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使张氏名声大振，约他写稿的报刊和出版家蜂拥而至，有的小报甚至谣传张氏在十几分钟内收到几万元稿费，并用这笔钱在北平买下了一所王府，自备一部汽车。这自然不是事实，但张氏当时收到的稿酬也有六七千元，的确不能算少。这样，他就可以去搜集一些古旧木版小说，想要作一部《中国小说史》。就在此时，日寇侵华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张氏的希望随之化为泡影。作为一位爱国的作家，在国难当头的状况下自不会沉默，张恨水在1931至1937的几年间，先后写了《热血之花》《弯弓集》《水浒别传》《东北四连长》《啼笑因缘续集》《风之夜》等涉及抗敌御侮内容的作品。

1934年，张恨水到陕西和甘肃走了一遭，此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说：“陕甘人的苦不是华南人所能想象，也不是华北、东北人所能想象。更切实一点地说，我所经过的那条路，可说大部分的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此后，他写了《燕归来》，以描写西北人民生活的惨状。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恨水取道汉口，转赴重庆，于1938年初抵达，即应邀在《新民报》任职。抗战八年间，他除去写了一些战争题材的小说外，还有两种较重要的作品，即《八十一梦》和《魍魉世

界》(原名《牛马走》),均先于《新民报》连载,后出单行本。抗战胜利,张氏重返北平,担任《新民报》经理,此后几年他写了《五子登科》等十来部小说,但均未产生重大影响。1948年底,张氏辞去《新民报》职务。1949年夏,他患脑溢血,经过几年调治,病情好转,张氏便又到江南和西北去旅行。1959年,张氏病情转重,至1967年初于北京去世,终年七十三岁。

张恨水一生写了九十多部小说,印成单行本的也在五十种左右。说到张氏作品的总特色,一般常感到不易把握,因为他总在不断地变。其实,这“变”就正是张恨水作品最鲜明的总特色。

张恨水是一个不甘心墨守成规的人,他好动不好静,敢于否定自己,这正是作为开创者必须具备的素质。读一读张氏的《我的写作生涯》,就会发现他总是在讲自己的变,那变的频繁、动因的多样,在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中实属仅见。……待到《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相继问世,张恨水的名声已如日中天,他在思想上的求新仍未稍解,他说:“我又不能光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我都翻翻。还有几本长期订的杂志,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时代抛得太远,就是这点儿加油的工作不错。”

追求入时,可说是张恨水的一贯作风,不仅小说的内容、思想随时而变,在文字风格上也不断应时变化。仅就内容、思想方面的变化而言,在民国通俗小说作家中也很常见,说不上是张氏独具的特色,但在文字风格上也不断变化,就不同于一般了。张氏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经常提到这方面的事例,譬如他曾提及回目格式的变化,他说:“《春明外史》除了材料为人所注意而外,另有一件事为人所喜于讨论的,就是小说回目的构制。因为我自小就是个弄辞章的人,对中国许多旧小说回目的随便安顿向来就不同意。即到了我自己写小说,我一定要把它写得美善工整些。所以每回的回目都很经一番研究。我自己削足适履地定了好几个原则。一、两个回目,要能包括本回小说的最高潮。二、尽量地求其辞藻华丽。三、取的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是浑成的,如以‘夕阳无限好’,对‘高处不胜寒’之类。四、每回的回目,字数一样

多，求其一律。五、下联必定以平声落韵。这样，每个回目的写出，倒是能博得读者推敲的。可是我自己就太苦了……这完全是‘包三寸金莲求好看’的念头，后来很不愿意向下做。不过创格在前，一时又收不回来。……在我放弃回目制以后，很多朋友反对，我解释我吃力不讨好的缘故，朋友也就笑而释之，谓不讨好云者，这种藻丽的回目，成为礼拜六派的口实。其实礼拜六派多是散体文言小说，堆砌的辞藻见于文内而不在回目内。礼拜六派也有作章回小说的，但他们的回目也很随便。”再譬如他在谈及《金粉世家》时说：“以我的生活环境不同和我思想的变迁，加上笔路的修检，以后大概不会再写这样一部书。”诸如此类的变化不胜列举。

张氏的多变还体现在题材的多样化。他说：“当年我写小说写得高兴的时候，哪一类的题材我都愿意试试。类似伶人反串的行为，我写过几篇侦探小说，在《世界日报》的旬刊上发表，我是一时兴到之作，现在是连题目都忘记了。其次是我写过两篇武侠小说，最先一篇叫《剑胆琴心》，在北平的《新晨报》上发表的，后来《南京晚报》转载，改名《世外群龙传》。最后上海《金刚钻小报》拿去出版，又叫《剑胆琴心》了。”第二篇叫《中原豪侠传》，是张氏自办《南京人报》时所作。此外，张氏还写过仿古的《水浒别传》和《水浒新传》，他说：“《水浒别传》这书是我研究《水浒》后一时高兴之作，写的是打渔杀家那段故事。文字也学《水浒》口气。这原是试试的性质，终于这篇《水浒别传》有点儿成就，引着我在抗战期间写了一篇六七十万字的《水浒新传》。”“《水浒新传》当时在上海很叫座。……书里写着水浒人物受了招安，跟随张叔夜和金人打仗。汴梁的陷落，他们一百零八人大多数是战死了。尤其是时迁这路小兄弟，我着力地去写。我的意思，是以愧士大夫阶级。汪精卫和日本人对此书都非常地不满，但说的是宋代故事，他们也无可奈何。这书里的官职地名，我都有相当的考据。文字我也极力模仿老《水浒》，以免看过《水浒》的人说是不像。”再有就是张氏还仿照《斩鬼传》写过一篇讽刺小说《新斩鬼传》。张恨水的一生都在不停地尝试，探寻着各色各样的内容及表达方式，他甚至也写过完全以实事为根据、类似报告文学的《虎贲万岁》，也写过全属虚幻的、

抽象的或象征性的小说《秘密谷》，他的作风颇有些像那位既不愿重复前人也愿重复自己的现代大画家毕加索。

张恨水写过一篇《我的小说过程》，的确，我们也只有称他的小说为“过程”才名副其实。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人由始至终做的事都是一个过程，但有些始终一个模子印出来的过程是乏味的过程，而张氏的小说过程却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过程。有的评论者说张氏“鄙视自己的创作”，我认为这是误解了张氏的所为。张恨水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又和白羽、郑证因等人有所不同。张氏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是学习。世间什么事都是这样。”他对自己作品的批评，是为了写得越来越完善，而不是为了表示鄙视自己的创作道路。张氏对自己所从事的通俗小说创作是颇引以自豪的，并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说：“众所周知，我一贯主张，写章回小说，向通俗路上走，绝不写人家看不懂的文字。”又说：“中国的小说，还很难脱掉消闲的作用。对于此，作小说的人，如能有所领悟，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以尽他应尽的天职。”这段话不仅是对通俗小说而言，实际也是对新文艺作家们说的。读者看小说，本来就有一层消遣的意思，用一个更适当的说法，是或者要寻求审美愉悦，看通俗小说和看新文艺小说都一样。张氏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吗？这便是他的态度！张氏是很清醒、很明智的，他一方面承认自己的作品有消闲作用，并不因此灰心，另一方面又不满足于仅供人消遣，而力求把消遣和更重大的社会使命统一起来，以尽其应尽的天职。他能以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在局限中努力求施展，在必然中努力争自由，这正是他见识高人一筹之处，也正是最明智的选择。当然，我不是说除张氏之外别人都没有做到这一步，事实上民国最杰出的几位通俗小说名家大都能收到这样的效果，但他们往往不像张氏这样表现出鲜明的理论上的自觉。

张恨水在民国通俗小说史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作家，他不仅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他一生的探索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贵的经验。

自序

这部书原来的名字是《东北四连长》。民国二十二三年，登在上海《申报》的《春秋》栏内。当时因环境的关系，并没有出单行本。我的原稿因八年抗战家室荡然，也就散失掉了。胜利以后，上海山城出版社找到了旧报，抄写一遍，打算出版。我认为大可考量：其一，原书的意义是提倡军队抗日，而以不抗日的人相对照。现在沧桑一劫，已无此必要。其二，站在人道上说，战争是不可提倡的。我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以往对日抗战宣传，乃是出于不得已。现在对日战事胜利，我们和平建国，原来主战的意义也过了时代。其三，书中描写当年长城一角之战，笔者是根据所闻，粗枝大叶地写着，相当外行。固然，对于军事，我到现在依然是百分之百的外行；可是我已经过八年战事新闻的洗礼，我自己已看出旧作外行之太失真了。这些描写也没有可留的价值。有了这三种原因，我就将抄的原稿要来，重新检阅了一遍。

我因事忙，检阅的时间真不短，拉拉扯扯，将近八个月。检阅之后，我觉在故事方面，书中各人的生活片段倒是我生平写作中另一种风味，也还可用。于是根据了以上三点的顾忌，把原书有的冲淡，有的割弃，将原书三十二回改为二十五回；但这一改，却收束不住，又根据了原书的线索加写三回，共成二十八回。其结局把一幕悲喜剧闭幕在杨柳青青的时候，所以就径直地改名为《杨柳青青》了。

书经这样一改，几乎和原作翻了个个儿；但为原书文字所限，究竟不能变为南北极，所以我的意思就偏重到人物的描写和书中人本事的演变。意义上不抹杀军人的抗日，就不必再去提倡将来的战事了。改书是

比重新写一部还难的，改完以后，自己也就感到未能尽如人意。但在故事上，还不失为当年一种民间悲喜剧的反映，也就不算是幻想。战争对于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在此一粟中，不也可见一些大千世界吗？

《随园诗话》中，记有人只传了一句诗，这诗就是“杨柳青青莫上楼”七个字。我觉得这七个字含义极深，是大可赠予书中的悲剧主角的。这虽仅仅是一种劝告，可比怎样慨叹惋惜都强得多。春风杨柳，它们给人间一片欢愉，又何尝不给人间一片悲哀？读者会心不远，就在这“杨柳青青”四字里去玩味吧。

三十六年二月张恨水序于北平新民报社

目 录

小说大家张恨水（代序）	张贛生	1
自序		1
第一回 推食殷勤偏邀贫女忆 入门慷慨别具武夫雄		1
第二回 陋室结芳邻暗钦健叟 权家择良伴痛诋贫娃		11
第三回 终负解铃心登门铸错 暗怜丫角愿推食分羹		20
第四回 情局复开茶寮倾积愆 年关难渡质库作哀鸣		30
第五回 煮茗度长宵怆怀岁暮 题标抗暴日呐喊声高		40
第六回 甜苦情场冷观评两面 崎岖世路密约订三年		51
第七回 数语绝恩情闭门痛哭 一肩担道义酌酒商谈		61
第八回 愤语激青年辞官遁去 热心怜少女挟纆亲来		70
第九回 谑语岂无由东床暗引 突来良有以西席闲筹		80

第 十 回	闻语警芳心封侯愿渺 听歌有羨色报国身闲	90
第 十 一 回	俯首许婚姻芳情脉脉 关心到士卒喜气洋洋	100
第 十 二 回	寒贱苦从戎病夫落伍 牺牲甘解甲战士多情	111
第 十 三 回	弃职见知音佳人默许 承家得来者壮士狂欢	122
第 十 四 回	授室多艰徘徊忧后顾 邀朋小聚腼腆记前尘	133
第 十 五 回	客去含羞柔情荡微笑 人来访旧恶信启愁怀	144
第 十 六 回	酸楚襟怀当前还祝福 倥偬戎马暗里突移军	154
第 十 七 回	孰能无情家思灰士气 兵不厌诈豪语壮军心	165
第 十 八 回	脉脉传茶含悲慰夫婿 匆匆出塞强笑别家人	175
第 十 九 回	欲即欲离同车忆往事 半哭半笑倚枕病残秋	188
第 二 十 回	卜吉有期老人连日笑 铲愁不尽旧雨封门居	199
第二十一回	絮语灯前苦心训弱息 杖游山下冷眼看英雄	210
第二十二回	创痛难堪凝神听鼓乐 欢情未洽促别到飞符	221
第二十三回	酌酒传餐狂欢含别泪 挑灯温梦低唱数长更	231
第二十四回	喜气犹存归房余绮梦 秋宵难度闻雁惹啼痕	242

第二十五回	旧事难忘对门窥丽影 坠欢可拾隔座窃芳巾	253
第二十六回	午夜挑灯寄书重铸错 平畴试马投笔突离家	264
第二十七回	塞上音稀归农生远计 闺中病困倚枕泣惊魂	277
第二十八回	杨柳青青都生儿女意 笙歌隐隐尽变故人家	288

第一回

推食殷勤偏邀贫女忆 入门慷慨别具武夫雄

一个冬天的下午，阴云暗暗的，很有雪意。虽然并没有刮风，但是长空里那尖冷的空气触到人肌肤上，依然还如刺如割。一个穷苦人家的小院子里，墙角头倾泼积水的冰层，冻得老有一尺多厚。院子里两棵大垂杨柳，只有一丛稀疏的枯条在空中舞着，寒风呼呼地响。这个太阳永不大照临的地方，挨近了两扇格子窗户，这格子窗户里面自然也就增加了不少的寒气。那格子窗户糊了一层能隔冷气的棉料纸，一丝风也不让它透进去。但是中间有两个小格子，却安着两块豆腐干大的玻璃。

这时，有人在那块小玻璃里，向外张望了一下，接着便道：“妈，裱糊匠带着家伙走了，我们瞧瞧去，糊得怎么样了？”又有人道：“瞧什么？我才不愿意有这样的街坊呢。人家阔，咱们穷，在一个大门里，彼此天天比起来，叫人怪难受的。”说毕，叹了一口气。这说话的是母女俩。母亲杨江氏五十附近年纪，女儿老姑娘也二十岁了。她们住在北平西郊海甸镇一所平房里面，是以女红糊口的人家。她们人口简单，只在这平房前面住了一个跨院。正院前住了两家买卖人，都搬走了，现在却有一个下级军官赁了这个房子。这时正忙于打扫裱糊，还不曾进来呢。江氏听说有军官搬了来，实在是不愿意，但是这是房东的房子，房东爱赁给谁就赁给谁，房客有什么法子可以干涉人家？所以娘儿俩虽然坐在屋子里做活，可是不住地惦记着那外院里的情形。

江氏坐在炕上低头缝一件褂子，瘦削的脸上架了旧式的老花眼镜在

鼻梁上，越是显着伊形容憔悴。老姑娘将炕洞里暖炕的小煤球炉子拖了出来，捧到外面屋子里去添煤球。江氏道：“就在里面添吧，送到外面去做什么？”老姑娘道：“在屋子里添，你不怕熏着吗？对门甘二爷说了，北京人真是蠢，年年报上登着毒气熏死人，可是年年还有人熏死。把炉子里的煤烧红了，再搬到屋子里去，这也是很容易办的事，不明白北京人为什么老是随便不改过来。”她隔了一个破蓝布门帘子，对母亲如此说着。江氏在里面答道：“是的，对门甘家人放的屁你都会说是香的，甘二爷说的话那就更不用提了。”老姑娘隔了门帘，带了微笑，嘴向里屋一撇，却装出发狠的声音道：“你这是什么话！说出来也不管人家受得了受不了。人家说的原是对的嘛，我还有什么话说呢？你要不怕煤熏，你就搬炉子到屋子里去添火，我还想活着看看花花世界啦。我到隔壁王家串门子去。”江氏道：“别去了，王家两口子正拌嘴呢，你就把炉子在外面添火吧。”

母女两人正自隔室喧嚷，便有人由外院走了进来，一路问道：“老姑娘，你妈在家吗？”江氏答道：“说甘二爷，甘二爷就来了，我在家啦。”那甘二爷穿了一件灰色线春的羊皮袍子，腋下夹了一包东西，走到外面屋子，见老姑娘在屋子当中对了炉子只是发愣，便笑向她道：“外面屋子怪冷的，为什么在这里站着呢？”老姑娘笑道：“不是二爷说了嘛，在屋子里头添煤会熏着人的，我们外边屋子添煤啦。”江氏在屋子里插言道：“二爷，你瞧，我们老姑娘真是肯听你的话。外面凉，请进来坐吧。”

甘二爷听说，就夹了那个包袱，走到里面屋子里来。江氏接过包袱，掂了两掂，笑道：“二爷又有什么活儿照顾我们？”他答道：“你瞧，我这件皮袍子面子都快要脏了，我要赶快做一件罩袍把它罩上。”江氏笑道：“做是可以做的，就是没有裁缝做得合身材。”甘二爷笑道：“一件蓝布大褂，还那样讲究做什么？衣服我是要做的，工钱也是要出的，有给裁缝的工钱拿给你们，还算帮了你们的忙，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老姑娘笑道：“二爷总是这样好心肠，其实女红活是女红活，裁缝活是裁缝活，那可不一样。”江氏笑道：“二爷坐着，让我坐点儿水……”甘二爷连忙拦着道：“我一天不定来多少回，来了你们就这样